

託美國人呢！”。當時我听了心裡真是难受与难过。

我回去時正好立法委員增補選，据说高雄市顏明聖在市区内得最高票而落選，原因是在高雄縣得票做得驚人。又我有一个朋友對於選舉真不用心（很多知識份子如此），在選舉之日打了一天麻將，居然有人叫他的名字領了選票。

台湾要改進的地方还多呢！不是我這個回去數星期的人所能道盡。它最需要的是我們更多的關心与愛護。在此我想以一個小故事來結束：在回台的机上，旁坐的一對夫婦問我多久沒有^回過台湾？我說十多年了，老婦人感慨地說：“我兒子也十多年沒回去過”，我問她“為什麼不回去？”她說：“我兒子說台湾又不是我的地方，回去幹嘛！”我听³真有說不出的感慨，一個在台湾住了十多年的人居然說得如此冷漠。相信諸位不是這種人。只要你住過台湾，对台湾有感情的人，請關心台湾，請为台湾做一些你认为值得，也对台湾前途有益處的事情。

破滅的偶像(一)

— 中偏左 —

我上參加了几次会议就發現俱樂部的大派系正在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每次会议都免不了尖刻的爭論。其中一派是人數較少的專家派，他們擁有實權，左右行政方針。另一派是以編“左鋒”為主的作家派。他們不喜專家派的領導。我個人因興趣于“左鋒”，所以較偏袒作家派。

事向突有變化，作家派公開宣佈孫君領導地位的專家派不能反映俱樂部大眾的願望，召開了一次臨時会议，提議改選執行秘書，我的名字也被提出，我當場要求棄權，理由是我對俱樂部宗旨仍不十分了解，不應担当任何要職。辯論持續幾夜，直到天明才以舉手投票方式選舉。我被選上。

事後我才曉得整個内幕：作家派決定用我來排擠那些有實際經驗身居領導地位的專家派，既未事先通知我或經

我同意，他们私下要求我以
黑人身份去对付共產黨員們。
因這一來，那些具有黨員身
份的黨委便難以拒絕我的票，
到底共產黨訂標榜的主要目
標是否黑人爭平等。

身乃領導人之後，我不知
這兩派爭執的癥結：俱樂部內
有一十部的人具有黨員身份，
他他自成一十集團，每次都要
先在俱樂部外開會，然後才要
求進了俱樂部照他們的方針去
行事，他們錢鏡有力的理論，
常使非黨員也投他們的票，
最使非黨員不能忍受的是當地
共產黨部幕後指示，要求太過
份，因當地黨部要太多的錢
力，人力去支持蟹更宣傳，使
得“方針”的出版也受到威脅。

很多年青作家參加了俱
樂部因為他們希望能出版“方針”，
當共產黨部指示黨員提議雜誌
應該停刊時，作家們甚作反
對，這等初視認爲是“反黨”，
我要求黨員們容許俱樂部有較
廣泛的活動。我與他們的感情
仍日益惡化，終有一天他他對
我糊塗了，書面告訴我如想書
刊行紙書則須加入黨，我說俱
樂部總寫作與倫更重顧，他他

同意我的政策，就是我正式加
入共產黨。

有一天晚上，一位年青的猶
太人來參加會議，自我介紹是
底特律來的楊同志，男黨員也
是底特律李得俱樂部印的會員。
他說要在芝加哥下去，身材
短小，待人友善，黑髮厚之的
嘴唇，眼睛有鼻突出且相當博
學。我們因人手不足，很歡迎
他的加入。但我提不住楊的格
性，每當我問了簡單的內題，
他總要道出一大堆不清楚的
答案，我決定將他的資料送到
黨部校對以便正式進為會員。
我心想大概沒內題，只不過是
个怪藝術家吧了。

會後楊向我提出他的困難
，他沒錢，問我能否在俱樂部
搭了舖。我相信他不會有內題
，出口答應了。楊不久即成
為會員中最熱心的一位，每人
均讚賞他，他的票我能看不能
但我他的票款他都很佩服。黨
部對楊的資料一直沒下文，但
因他確實相當盡心工作，我總
以為不會有什麼意外發生。

有一次晚上的會議中，楊
要求被列於發言人中，一聯列

他？即開始對史文發出但索
却有史以來最猛烈尖刻的政治
攻击。史文是會中最好的畫家
之一。我們都嚇呆了。楊控告
史文是工人的叛徒，机会主义
者，警察密告員和托洛斯基派
。大多數的會員均以為楊由
黨所指示才這樣做的。我建議
此事應交由執行委員會處理。
史文抗議說他既然老友受攻击
，老有權在眾人面前作辯護。任
表使。史文得列發言權。他反
駁楊的控訴，但多數的人都不
知誰是誰非。我們均喜歡史文
，相信他不會作錯。但也不願
反抗黨的指示。隨即開始辯論
，最後，常為服從黨而沈默一
時的人也開始發言，要由我宣
佈這些控訴生效。我再度提議
交由執行委員會處理，但仍未
通過。黨員們開始不信任黨的
動機，他們不願大部係由黨員
所構成的委員會來處理此事。

事後，會員派代表來問我
是否與楊的控告有任何關係，
我感到受侮不憤，否認與它
有任何瓜葛。及終止此事，我
逼楊說出到底誰在幕後指示，
“他如要否我清除俱樂部
的叛徒”。
“但史文並非叛徒”，我說。

“我們必須清算鬥爭”，他這時
双眼突出，面頰顫抖。

我承認他有革命熱忱，但
我覺得他白費心机。其後，情
况愈趨愈糟。會員代表要我
把這些控訴撤回，否則將集体
辭職。我寫信去黨部詢問何以
要鬥爭史文，白文說黨部從未
下令。但楊的目的到底何在？
誰在指使他？最後我向會員們
要原諒我將此事向黨部查詢。
僅收辯後他們同意我的作法。

一天晚上我他一行十人與
黨主席見面，主席以招然自樂
的神態要楊開始他的控訴。楊
打開一摞文件，念出比以前更
惡意的政治控訴。我聽著楊，
覺得他正犯下極大的錯誤，但
一方面又害怕他，因此他訂說
的。他是有上級命令的。當他
念完後，主席問他：

“我可以看嗎？”

“當然”，楊給了他一份罪狀書。
“這份給你，我另有十分複印，
“你為何複印這麼多呢？”主席
問他。

“保險不被偷走”，楊說。
“如果你們將此控訴信以為真，
我敢脫離馬公團行責俱樂部”
，史文說。

“你看，他与警察有密通”，格
大叫。

我觉得厌恶。会议的结果，主
查逼他交待这些罪状，以便
决定史文是否应受审判。我觉得
事情有些不对劲，但想不出
金子出在那里。有一天下午我去
俱乐部想与揭谈，但却找不到
他。一个礼拜下来都是找不到
揭。会员们都去问他的行踪。
当我说不知时，他们都不相信。
难道他病了？或被警察抓去
了？

有一天下午，格林同志与我
走进俱乐部，偷偷打两摞的行
李。眼前所见使我们惊讶不已。
首先入目的是一卷约二十码
，一页一页贴连而成的长卷。
描绘马克思观点下人类进展史
。第一页写着：人类经济史
。我说“你这伙野心真大”。
格林说“他很勤奋”。
另有长篇论著，有的是讨论政
治的，有些是艺术史。最后，
我找到一封有地址的信，我立
刻依地址去信查询。几天后，
我收到回信，其中一纸是：
敬收者：

来信收悉，格先生原是东
院的精神病人，几个月前逃脱
东院，现已押回，继续治疗。

我大吃一惊，难道这是真
的吗？显然的，这是事实。那
么我们到底是个怎樣的俱樂部
。一個瘋人能来参加，来参加
我们！是不是我们都太瘋癲了
，所以也看不出疯子与我们有
什么不同？

我建议对史文的控诉应予
撤销，但却照准。我向史文谢
罪。以一位俱乐部的主持人而
言，我确是个残酷而忠贞的共
产党员。（未完 待续）。

